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感謝香港電影資料館，讓我們這一代來得及看到香港早期電影，以至美西華僑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在美國拍的粵語電影。

彩色世界

趙樹榮

當年美西一成立大觀，就矢志走在科技前端，起步就拍有聲片。可能是接近荷里活的關係吧，近水樓台，公司拍的部分粵語電影，很快掌握了彩色技術和較複雜的鏡頭運用，這些在當年的粵語片是絕少見的。彩色跟黑白，真是大不同。比如彩色的《蓮生貴子》，就能看清楚白雪仙的化妝和衣飾，和衫褲上的花紋色彩，而林坤山這財主家的細節也猛然跳了出來：原來民國的鄉紳，家裡有這麼多植物。客廳自是供養着大小各式鮮花，園子裡的花樹盆栽也十分多。如果這是一個孤寒財主，家中也不乏字畫和花卉，可見真正士人之家，會多麼講究人文與自然之趣。

琴台聚

黃仲鳴

二〇〇〇年代初期，看了蘇州大學教授范伯群主編的《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》上下兩冊，即掩卷而嘆曰：「此真有人也。」

范伯群的「二期工程」

范伯群

經過多年的努力，這個「二期工程」終於建成：《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》（插圖本）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）。這「工程」的成果，當然是在「插圖」二字。

鬧市中的淨土

蘇秋嘉

揚州迎賓館確是環境優美、房間開闊，可是距離熱鬧的市中心有一段距離，出入較不便。故此今趟遊揚，揀選了坐落市中心最繁華的東關街上的長樂客棧。

海闊天空

蘇秋嘉

湖邊上的揚州迎賓館，貪其幽寧靜，據說此處歷來都是國家領導人在揚州喜愛的停靠點，賓館園區內的三號樓，是特別長期預留給領導人享用的！

依他的邏輯，范伯群不應將文學來兩分化，他的「比翼雙飛」論，先是將「通俗」自貶身價，再而抬高身價，抬高至與「雅」相提並論。因此，范伯群將文學分為雅與俗，是多餘的了。不知李歐梵是否此意？其實，文學確有雅俗之分。范伯群的論點是對的。他整本書的論述，如不說是「通俗文學」，那叫作什麼？將「俗」歸為「雅」，再而細研細析，是有必要的。

室內擺設古色古香，彷彿可以聞到古代大戶人家書櫃、傢具、散髮的陣陣幽香，可現代化設施如電視、空調、淋浴等又一一應俱全。住宿其中，晨早不到六點，天色已大晴，庭院內樹上的小鳥，唧唧喳喳叫個不停，到庭院內外樹林和竹林中信步走走，空氣特別濕潤清新，令人心曠神怡！

終於到了沙頭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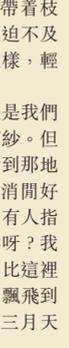
車子經過昔日警崗，老馬識途指着原處說，以前這裡就是禁區了，必須有禁區紙才能通行。當然那是指「九七」之前，往前還不是華界，而是中間地帶，再過去才是深圳。終於到了沙頭角，本來對「中英街」好奇，儘管去過的人都說沒甚麼好玩，就是一條商業街，如今回歸了，北半邊屬深圳特區，南半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兩邊界限不再那麼分明，但我還是想要一睹為快。可是滿懷希望落空，此行去的不是中英街，因為去那裡還得申請通行證。只好在沙頭角附近走動，品嚐農家風情。他們說，中英街比較熱鬧，雖然只是一條排滿商舖的商業街，所售貨物也無甚特別，但因為歷史原因，造成它大名遠揚。

沒甚麼分別。退回來再走回正道，再爬上去，便到了「機槍堡」，那也是當年英軍抵抗日軍的堡壘，兩邊都有槍口，我們爬上去往堡內張望，但見裡頭有一個房間那麼大。我頓時想像日本飛機從頭頂掠過的情景，而機槍也隨著往上升空砰砰直射，彈夾鋪滿一地都是。幻象過去，此刻水靜靜飛，只有我們的腳步聲，輕輕在樹林間劃過。

那櫻桃一叢叢整齊排列，好像列隊等候我們採摘。一眼望去，紅色櫻桃大大小小，掛在那裡，開始的時候，我專選大的剪，很快就幾乎裝滿一籃，旁邊的人提醒，大的未必就好，揀中等的啦！我也弄不清誰是誰非，但籃子已幾近裝不下，即使想要轉向，也為時已晚。只好強笑，出來遊玩，別那麼認真，開心就好！

機槍堡

作者提供圖片



沙頭角海景茶座



作者提供圖片

百家廊

陶然

清明前添新墳

思旋

中國傳統孝道，清明孝子賢孫斷魂忙掃墓，又見添新墳。今年清明前夕，多位知名人士不幸與世長辭。

拿得起，放得下

淑梅

從今天四月一日開始，譚玉瑛姐姐升任為無線電視兒童節目顧問，由台前轉到幕後，她可有依依不捨之情？

「克勞備忘錄」不合時宜

見多識廣 尹樹廣

艾爾·克勞（Eyre Crowe）是百年前的英國外交官，生於德國萊比錫，父為英國外交官，母是德國人，十七歲移居英國，妻子亦有德國血統。憑英德雙重DNA優勢，克勞對德英和歐陸外交洞若觀火，並以「克勞備忘錄」（Crowe Memorandum）名世。

清明前添新墳

思旋

人譚遠良女士有八名子女，兒孫繞膝皆成材，了無遺憾。她的公子之一方文雄是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，是位傑出商界領袖。

拿得起，放得下

淑梅

這位永遠的姐姐心理素質甚佳，小時候同學有心事她都會給予意見去化解，她志願當心理專家。唯中學畢業成績不理想，她報讀染髮和造船的工程。未被取錄，只有電視台訓練班向她招手，她與黃日華、苗僑偉當了同學，畢業後，演出《佛山贊先生》，到澳門拍攝外景甚為興奮。

聯合書院充滿人情味。世界聞名的「光纖之父」高錕曾任教聯合書院，對該書院電子學系貢獻良多。退休後的高錕教授晚年患帕金森症，身體有好轉，皆因得力於常食用「蘆薈丸劑」。